# 四書經注集證

#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爾雅〕赦舍也〔郭註〕謂放置也〔易解卦彖〕君子以赦過宥罪〔書舜典〕眚災肆赦〔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夫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興邦一心
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閒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
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明年吳與魯會于鄫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　按史記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而孔子自衛反魯左傳云在哀公十一年春則哀公十年以前孔子猶在衛也知此事在十年者以史記于子路曰衛君待子爲政云云下即接云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伐齊克之季康子用冉有言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左傳冉有克齊及孔子歸魯事俱在哀公十一年則前一年爲哀公十年

也孔子自楚反衛實在哀六年而衛欲用孔子則在哀十年

集註約其文故云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禮大傳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白虎通名者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

新安陳氏曰蒯聵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繼靈公是禰其祖公羊傳隱元年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禮大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　餘詳爲衛君章

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史記孟子傳迂遠而闊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禮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說文刀守井也飮之人入井陷于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用言爲詈刀守詈爲罰罰之爲言內也陷于害也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尙書呂刑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又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又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

禮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

宋史列傳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為師中進士第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

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遂稱疾不仕靖康元年除起居郎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願擢名儒虛懷訪問深發獨智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高宗曰聞君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煩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五年除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時諫官陳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首稱侯仲良見之嘗歎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此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出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

衞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

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見閔子侍側章註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周禮地官遂大夫以教稼穡以脩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說文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一云在野曰稼書洪範土爰稼穡疏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管子首戴茅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肌膚盡其四肢之力此之謂農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註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也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場人掌場圃植果蓏說文園樹果也圃樹菜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說文〕襁負兒衣也〔張華博物志〕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

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喩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專獨也

〔四書通〕黄氏曰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

〔列國輿疑說〕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爲衛侯分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之樂而封於商墟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漢書地理志〕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　按廣輿記河南衛輝府本殷紂所都名朝歌周武

王分其北爲邶南爲
鄘東爲衛卽其地也

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蛾術編〕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荊哀公庶子其人無足取特加衛字別白之

公子荊衛大夫

〔世族譜〕字南楚獻公子〔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昭公二十年衛齊豹殺公孟縶靈公在平壽聞亂乘驅從閱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奔

〔家語〕荊公子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淸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

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按此乃荊公子非公子荊也備考諸書誤引其事四書類典嘗辨其非錄以備參又按齊豹之亂公南楚爲公驂乘者杜註不言是公子荊而林堯叟於公子荊下則註云字南楚或疑是兩人而附會爲一

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禮書禮有六藝御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御爲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御非賤者之事故有以貴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有以同等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之爲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此貴者爲賤人

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僕御車也

〔禮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少儀〕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慶源輔氏曰父生

師敎君治爲三事或

曰即庶富敎是也

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

云庶且富矣

漢書孝文帝諱恒高祖中子立爲代王高后崩大臣迎即天
子位臣瓚注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六食貨志孝惠高后之
閒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
背本趨末賈誼說上積貯於是始耕籍田以勸百姓鼂錯復
說上貴粟募民入粟得以拜爵除罪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
乃下詔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漢書明帝
諱莊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年四十八通鑑明帝十二年是
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錢牛羊
被野唐書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
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乃
採其語爲名爲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年十八
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太子建成懼廢謀害
爲太宗所殺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年五十三通鑑
貞觀四年大有年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敎化魏徵
勸上行仁義上從其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疋二年天
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

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歲終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至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

西京之教無聞焉

按獨斷云天子所居曰京師京大也西京屬禹貢雍州之域在周爲豐鎬漢曰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府是也周秦漢晉隋唐並都于此謂之西京者周初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後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朝諸侯之所洛邑今屬河南省在陝西之東因謂洛邑爲東都亦曰東京豐鎬爲西都亦曰西京劉向有西京雜記張衡有西京賦

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

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綱鑑】明帝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于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綱鑑太宗十四年春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于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按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項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年五十三太子孝惠帝諱盈在位七年年二十中子孝文帝諱上太子孝景帝諱啟在位十六年年四十八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于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爲相塡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卽位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稅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漢書文帝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有增益有不便輒弛以予民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烏呼仁哉景帝贊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十六載之閒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

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從卅而曳長之

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

史記周本紀成王自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

漢書董仲舒傳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風俗美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淪於骨髓

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

禮玉藻擯私朝煇如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

左傳杜注昭二十五年在君爲政在臣爲事

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

按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所謂不得謝者猶使之治事而得與聞國政也若不治事而亦得與聞則如左傳隱四年衞石碏已老致事而州吁弑立猶得使告於陳而殺之襄二十一年欒盈之亂晉人因叔向於是祁

矣老矣乘馹而見趙宣子以言諸公而免之成十六年楚使子反救鄭時申叔時老在申子反入見定六年晉侵鄭衛侯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此數事皆可爲證

又考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十二年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十四年齊人弒其君壬請而請伐齊此俱可爲孔子與聞國政之證

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

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

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

按詩小雅楚茨第四章如幾如式集疏胡氏曰詩幾音機此失音也舊說或以爲近或以爲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

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于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

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問政夫子曰政在節用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在于節用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

〔四書考〕莒父之邑以莒子始封得名也〔四書釋地〕莒父見春秋定公十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杜氏註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

鄒子夏為邑宰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

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蓋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韓非子〕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執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按二書所載略有不同備錄以便參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按周禮註因其自來而取曰攘集註於此釋云有因而盜於孟子釋云物自來而取之蓋羊必有牧人守焉故攘之或別有因雞則隣家所放日夕乃棲于塒桀故直可云自來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

而勿失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纂疏〕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白虎通〕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

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也五世而遷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疎書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釋文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白虎通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之女昆弟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

漢書律歷志斗者聚升之量也十升爲斗漢書音義筲竹筥也容一斗一說筲竹器容二升類篇箱筲同陳留謂飯帚曰箱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筩爲箱

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

說文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從竹從弄言常弄乃不悞也綱鑑黃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又命

隸首作筭數以率其義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漢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其法在筭術宜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子貢之問每下[莊子]每下愈況故夫子以是警之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

[詩小雅]皎皎白駒[註]皎皎潔白貌[楚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 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

禮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疏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

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

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世本巫咸始爲巫楚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二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久于巫者造請其禮也祭祀則共匰主盛神主之器及道布神布及蒩館蒩茅也以蒩食館菹以承者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延也望而進之也授號授以所祭之號也旁招以茅者以茅招四方所望祭之神也冬堂贈贈送惡鬼於堂也無方無算東西南北惟所望禮祭多寡惟所用春招弭以除疾病招吉祥弭禍祟女巫掌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裁則歌哭而請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左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饑而不害僖十年秋晉侯改

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言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問之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視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

則可以逞

## 醫所以寄死生

〔說文〕巫咸黃帝臣初作醫〔呂氏春秋〕巫彭作醫〔帝王世紀〕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病經鑑炎帝始味草木之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通鑑外紀黃帝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人身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醫方餌藥餌而人得以盡年〔周禮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頭者瘍身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食醫掌和王食飲膳羞百醫八珍之齊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

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七藏及大小府之變參之以九藏五臟及耳目口鼻之動瘍醫許孟子說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左傳成十年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心鬲爲肓膏之下心下爲膏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昭元年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易繫辭〕極數知來之謂占又以卜筮者尙其占〔禮月令〕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易繫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纂疏〕胡氏曰不占二字如楊氏說須增玩字故集註猶以爲未詳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尹氏曰君子尙義故有不同小人尙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易序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才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閔二年鄭棄其師穀梁僖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纂疏〕憲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一也他尊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爲自記之證三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說文〕滲下漉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滋液滲漉注漉也竭也〔集韻〕〔韻會〕〔正韻〕漏音陋滲漏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禮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

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

［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爲帝司射歴虞夏羿學射于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論語正義］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不知此羿名爲何也［通鑑］羿逮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日中之乎萬金不中則削十

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射又不中焉王謂傳彌曰斯
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憤之爲烖
而萬金之爲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
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知亡欲之道矣太康之立荒弗
恤國事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歸夷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
弗許歸民王遂崩于陽夏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仲康即位
羿爲之相維時羲和沈亂于酒遐棄厥司惟夷羿是與王命
胤侯掌六師征之羿遂陵踞及相立微弱權歸后羿羿爰逐相
而自立滅夏正后夔之子伯封不傳襄公四年恃其射也不
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浞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使相之浞行媚于
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虞羿于田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
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鄩氏處澆於
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
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晉地記河南有
窮谷本有窮氏所遷路史國名紀今壽之安豐有窮谷窮水
即窮石楚人救潛沈尹戌與吳師遇於窮潛今之舒與寒過
皆相遷因夏民代夏致則此爲近故得及夔于也竹書紀年
帝相九年居于斟灌二十年寒浞滅戈二十六年寒浞使其
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
之二十八年澆殺帝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壽平有寒亭古

寒國浞

封此

羿春秋傳作浇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

楚辭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註]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爰之遂與浞謀殺羿[左傳]哀公元年伍員曰昔有過浇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浇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以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紫蜓乘舟盪公者不同按此說與註異姑紀以俟考[竹書紀年]少康元年丙午帝即位二十一年陟[吳越春秋]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

禹平水土[詳巍巍章]暨稷播種

史記周本紀〔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至舜時封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益稷〕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呂刑〕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爾雅〕粢稷〔禮曲禮〕稷曰明粢〔正字通〕似黍而小又名穄廣雅如黍黑色〔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書說〕首種謂稷〔圖經〕稷爲五穀之長〔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首陽之穄〔高誘注〕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音欠〔考靈耀〕日中星鳥可以種稷〔詩疏〕稷苗六月時稷穗七月時稷實八月時也

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

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閒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

後漢書楊彪傳彪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音低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詩大雅瞻卬匪教匪誨時惟婦寺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

潤色之 裨婢之反 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伯有氏强使公孫黑如楚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三十一年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焉〔淮南子〕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

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

〔史記〕屈原傳屬草藁未定〔漢書〕淮南王傳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註〕謂爲文之草藁〔孔光傳〕削草服虔注曰言已繕寫輒削壞其藁

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

春秋大事表　鄭穆公子偃字子游偃子公孫蠆字子蟜蠆子
游販字子明販子良褒二十二年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杜注
太叔販弟左傳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伐鄭以救齊晉侯使
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
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
然部婁無松栢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
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
曰吾子之惠也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
奔問諸晉而以告太叔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
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
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
太叔又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二十九年晉知悼子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與伯石往見衛太叔文子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
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
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三十年伯有爲亂鄭人殺之於
是太叔自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而奔晉駟帶追之乃復
歸昭公元年鄭子南與子皙爭娶子產將放游楚即子南於
吳咨于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又楚
公子圍弒郟敖而自立是爲靈王太叔如楚送郟敖之葬且
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
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三年太叔如晉送
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
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
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
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
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
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晉將失諸侯
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太叔告人曰張趯有智其猶在君
子之後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太叔曰自
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
小人失望太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
將無事吉庶幾焉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子太
叔與子皮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
之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太叔從鄭伯勞諸
祖棄疾見子太叔以馬二匹八年子太叔相鄭伯如晉賀虒
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
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十二年鄭簡公

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除執用以
立而無廟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
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子
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
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
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遂往乃無所
張矣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
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
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二十年子產疾謂子太叔
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數
月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
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
之盜乃止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
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
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
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
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諸侯以王室
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
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

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
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
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
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
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
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
鼓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于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
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
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
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
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三十年晉頃公卒鄭
子太叔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
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
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
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
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
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
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

恤所無也今大夫曰汝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子太叔從鄭伯于會反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禮孰敢忘之

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

〔正義〕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掌使之官言掌其爲使之官也　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伯有強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世爲行人則鄭之行人本公孫黑爲之或因黑將爲亂而不用命故使子羽代之又襄二十四年傳稱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降階子羽爲行人大約自是年始嗣是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過鄭入聘傳又稱子羽爲行人昭元年楚公子圍聘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皆子羽爲行人之事也

子羽公孫揮也

〔左傳〕襄公二十年楚葬康王鄭伯及諸侯之大夫皆送于墓楚郟敖即位公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

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三十年子蟜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聘鄭子羽爲行人事畢而出文子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入逆而出遂會于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離陳也設君服二人執戈以自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

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
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
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
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又晉侯有疾
鄭伯使公孫僑與公孫揮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鄭故焉且
問子晳子羽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恃富而卑其上
弗能
久矣

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

列子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

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
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
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
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
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
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

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諸侯是以鮮有敗事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辭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

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四書通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鬬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

國語韋注平王之子昭王庶兄【左傳】曾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我以天下我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三十年初吳王闔閭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謀伐楚楚於是始病定公四年吳伐楚入郢昭王奔隨五年子西收聚散卒敗吳師于軍祥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劫衆救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哀公

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閭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貳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今聞夫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家語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可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于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于父祖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後者也（左傳）哀公六年吳伐陳昭王救之將戰王有疾命子西為王不可王卒于城父子西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十六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避華氏之亂于鄭鄭人殺之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

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乃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

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

按左傳定五年昭王復國以子西爲令尹哀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立十年白公作亂殺子西計子西歷相二君凡二十六年終其世皆稱

王是不能革其僭號也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令孔臣得據土壤賢弟子爲
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水經注巨洋水逕臨朐縣古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齊乘臨朐古駢邑伯氏所食後爲管仲所奪城西有其冢

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

荀子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賤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莊子】槩乎皆嘗有聞者也【韻會】概平斗斛木【月令】仲春正權概【冬官】㮚氏槩而不稅　按註意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聖學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

【類考】公綽仲孫氏【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史記】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則孟公綽

趙魏晉卿之家

〈史記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是爲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里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夙生共孟共孟生衰趙宗益興〈漢書地理志〉趙地畢昴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閒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　按今山西省平陽府趙城縣廣輿記云即移王封造父之地其地有豫讓橋即讓爲智伯報讐伏橋下欲殺襄子處也〈史記魏世家〉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取魏滅之以取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

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漢書地理志魏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山西平陽府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　按孔子時趙韓魏三家迭主晉政左傳襄二十六年范宣子卒趙文子爲政昭元年趙文子卒韓宣子爲政二十年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故吳公子札謂晉國萃于三族傳亦云晉公室卑政在多家也至定廿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而三族益彊當時所稱大家者莫過于是故孔子以趙魏並稱孟子亦以韓魏同舉

## 老家臣之長

禮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註室老家臣之長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國語范宣子與倫大夫爭田宣子欲攻之叔向曰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且吾子之家老也　按趙魏老如趙之董安于尹鐸張孟談魏之趙葭皆家老之著名者也荀寅士吉射攻趙氏簡子奔晉陽安于力戰有功尹鐸爲晉陽智伯與韓魏伐趙

張孟談陰約韓魏之君反攻智伯趙葭勸魏桓子致萬家之邑于智氏以驕智伯

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

滕薛二國名詳孟子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

〔世族譜〕文仲之孫宣叔之子〔杜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左傳〕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襄公四年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
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
小乎既而楚彭明侵陳陳無禮故也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
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
敗于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俟農功之畢及冬城之十四
年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
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悅謂其人曰衛君必
入夫二子者或推之或挽之欲無入得乎襄公十七年齊伐
我北鄙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
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十九年季武子
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以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
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
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
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令將
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
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武子謂
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

而去之其或難焉紀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敬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郵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將誰福哉家語顔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

## 莊子魯卞邑大夫

氏族大全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因氏焉春秋後語莊子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兩虎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韓詩外傳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顔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卞莊子請從至見于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

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于孝未終也（四書釋地）卞即今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子路即其治民

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

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爲公叔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說苑政理篇］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鏤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左傳］定公六年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十三年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

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十四年戌奔魯　按左傳公叔發杜注公叔文子也禮記正義作拔論語注作枝集註仍疏之舊字之譌也

公明姓賈名亦衞人

路史衞公族有公明氏

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我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 即公彌 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謂孟氏幼子羯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仇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觀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

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無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

國名紀防臧氏邑在魯東鄙　按左傳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也於是將早城武仲請俟農功之畢禮也即其地也又魯有二防一近宋春秋隱公十年伐宋取防是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杜注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臧氏之防疑近齊致防奔齊始因其近歟

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

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

〔孝經〕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

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公羊傳〕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疏〕君子誅意不誅事華元與諸侯操兵向國而不爲貶詞與趙鞅異也

〔後漢書霍諝傳〕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

〔諡法解〕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動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

晉文公名重耳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于鄭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隰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十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我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二十七年楚子帥師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則齊宋免矣卽集註所云伐衛以致楚也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軍晉侯入而教其民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鬪勃請戲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集註所謂臣謀以取勝也晉師三日館穀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受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三十年與秦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三十一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三十二年卒子襄公驩立

## 齊桓公名小白

史記齊世家桓公二年伐郯滅之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沬管仲曰不可於是遂與曹沬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公子慶父弒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帥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三十年春率諸侯伐楚夏楚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

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往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周是時周寔徵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于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登大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因諫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管仲既卒桓公乃近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無詭立三月死孝公立乃葬桓公〔左傳〕僖之元年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國語〕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于中國也又齊侯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櫜而入捆載而歸又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選其賢者而復用之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退問其鄉以觀其能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左傳〕僖二十六年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

〔左傳〕成二年齊賓媚人謂晉人曰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襄二十七年楚人曰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

〔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穀梁傳〕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胡傳〕齊桓强

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有畏服之心其得與盟所欲也又僖二年盟於貫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前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稱古註據鄭也

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

[左傳]僖公四年齊桓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我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按此即所謂仗義執言者也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四書通]以時言當先齊桓而後晉文所以甚言晉文之譎也

#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黝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

左傳桓公十四年齊僖公祿父卒子襄公諸兒立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

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國語】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左傳】莊八年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史記】齊世家無知弒襄公而自立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帶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管仲召忽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生竇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

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管子大臣篇初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偁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諱事不廢聞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管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傅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弒襄公小白踐位是為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遂遣使請管召於魯魯君乃束縛

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弑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史記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召忽死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幸而不起彼政我將安移之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太平寰宇記）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茲與期于莒傳三十世爲楚簡王所滅後屬齊　按今山東省沂州府屬有莒州廣輿記云古莒子國漢莒縣後周莒州

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按九合之說諸書互異齊語云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史記桓公自稱云乘車會六兵車會三俱與不以兵車之說相岐穀梁莊公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不取北杏陽穀為九也林堯叟去貫與陽穀為九二說亦未見其的有所據故朱子直依春秋傳作糾穀梁莊二十七年傳云兵車之會四僖八年盟于洮十三年會于鹹十五年盟于牡丘十六年會于淮也又家語云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而公不受公之闇也欲

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與此章語較詳錄以備參

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于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知者也故以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寄皮反衽而審反

〔禮〕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西方曰戎被髮衣皮

霸與伯同長也

〔黃氏日抄〕諸侯之長爲伯指其定位而名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乃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音爲動字

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禮〕玉藻〔註〕衽當旁〔註〕衽裳幅所交裂也〔類編〕衽衣襟也〔方言〕褸謂之衽〔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如也〔正字通〕凡衽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故以小要取名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方言〕衿謂之交〔註〕交領也〔詩鄭風〕青青子衿〔正字通〕古者斜領下交于衽衽謂衿 按古人以右爲尊叉手足便右而不便左故衽屬右夷狄則反之如書畢命所云四夷左衽是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白虎通爵篇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周禮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

諒小信也經縊也

釋名申生雉經於新城廟釋名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左傳荀子救經而引其足爾雅縊絞也釋名懸繩曰縊縊阨也阨其頸左傳桓十三年莫敖縊于荒谷

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後漢書應劭傳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余靖後漢書序晉太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紀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三卷祕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蔚宗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一百卷十志未成蔚宗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即今所傳後漢書是也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春秋彙纂左氏經文公伐齊納子糾繫子於糾而不繫於小白是以子糾爲兄也公穀經文雖稱糾不繫子而公羊謂糾宜君穀梁謂糾可立亦以子糾爲兄也三傳註疏並無異說其見於他書者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史記序糾于小白之上亦皆以子糾爲兄也獨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其弟以反國趙氏汸曰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則薄昭所云乃一時遊說之言非不易之論也程子及胡傳據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而諸家多因之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答潘友恭書又引荀子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再考叔向謂齊桓爲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史記謂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又謂小白母衛女也其說與叔向同杜氏預謂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是俱以糾與小白爲僖公子獨穀梁謂無知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啖氏助趙氏匡主穀梁之說以二公子爲襄公之子程氏及胡傳皆主之二說未詳孰是亦並存焉

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

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

禮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弗仕不與共天下也遇之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若記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唐書王珪傳王珪字叔玠世居郿性沉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建成爲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魏徵傳魏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曰爾閒我兄弟奈何答曰太

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根意即位拜諫議大夫綱鑑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若事成當以汝爲太子及爲唐主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唐主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與後宮日夜譖訴於上密請殺秦王上不應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數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時太白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庚申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敬德追射殺之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

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按王魏不死建成之難所謂先有罪也史稱魏徵能犯顏苦諫知無不言嘗勸上行仁義又上十思疏王珪亦忠直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臨官務舉綱維不事苛察大抵貞觀初年之盛治二人匡贊之力爲多所謂後有功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士免反

釋文本又作撰同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禮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詳孔文子章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諡法解】不勤成名曰靈死而志成曰靈死見神能曰靈亂而不損曰靈好祭鬼怪曰靈極知鬼神曰靈【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故孔成子立靈公二十年齊豹作亂殺靈公之兄公孟公載寶以出如死鳥北宮氏代齊豹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遂盟國人魯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乃長衛侯於盟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晉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

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太子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家語賢君篇〕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

曾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文之賢不亦可乎　按此與對康子之語意相類錄以備參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篇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

諡法解安民立政曰成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

成子齊大夫名恒

〔史記〕田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成子與闞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闞止闞止幸於簡公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闞止遂弒簡公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弒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淮南子〕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高誘注〕成子將弒簡公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

簡公齊君名壬

〔左傳〕哀公十年悼公弒子簡公立十四年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

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

禮玉藻曰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

漢書藝文志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異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杜預左傳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非通論也

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

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後漢書酷吏傳序〕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註先行刑而後奏聞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

〔禮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爲去聲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

〔呂氏春秋高誘注〕伯玉蘧莊子無咎之子謚曰成子〔禮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禮運〕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家語〕弟子行篇孔子告子貢曰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說苑奉

使蘧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黯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說苑〕蘧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晳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晳曰吾聞上士托色其次托辭其下托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七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于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釁賁生于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嬰之來逢子晳於濮上又將行矣于是昭王追子晳而還之伯玉之力也〔史記〕孔子之所嚴事於衛則蘧伯玉〔淮南子〕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莊子〕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

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居十月將適陳過匡匡人止之從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入主蘧伯玉家

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

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繫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家語弟子行篇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恭老䘏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功美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敖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以告孔子孔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按此即方人之證也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

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

按通志氏族畧晉武城人類考微生高之族漢書人表作尾生畮顏注卽微生畝也

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

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

[說文]驥千里馬孫陽所相者孫陽即伯樂[荀子]驊騮騏驥纖離騄耳古之良馬[張協七命]天驥稟氣盡淑受精皎月

德謂調良也

[纂疏]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馭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

[老子]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禮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按記所載與此章孔子

之語小有異同且亦有以德報怨之說恐係漢儒誤撰姑錄以備參又按抱朴子神仙傳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候氣知眞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彊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爲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

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

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
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
〔易繫詞〕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
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
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

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

〔史記〕公伯寮即申繚字子周魯人〔馬註〕伯寮魯人孔子弟子家語列于七十二賢封壽張侯蘇子由古史考伯寮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疑非弟子之流也按此則以伯寮即申寮恐誤〔魯語韋注〕孟獻子之子子服它它之子子服椒諡惠伯惠伯之孫昭伯名回之子子服何〔左傳〕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恭有常刑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鎭守官人肅給濟濡帷
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
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
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
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
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上物不過十二
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
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
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秋季氏伐邾以邾子益來獻
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八年吳爲邾故伐魯孟獻子謂
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
何求焉吳既而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
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
吳輕而遠不能久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
釋質也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
人盟而還十三年公會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
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
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

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周禮註有罪旣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貴者在朝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愬謂言此以曉

晨伯安子路而譖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論語疏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接輿王弼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張子正蒙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創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　按數說不同姑錄以廣異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

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註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四書釋地續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　按論語子路宿于石門鄭康成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

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

〔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遁世不仕自隱姓名守石門主晨夜開閉〔說文〕晨早昧爽也從臼從辰夙夕爲夙臼辰爲晨皆同意〔釋名〕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似見也

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

〔皇圖要紀〕帝嚳造鐘磬〔世本〕無句叏臣作磬〔五經通義〕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禮樂篇〕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爾雅〕大磬謂之毊徒擊磬謂之寋〔周禮考工記〕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春官〕磬師掌教擊磬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禮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按磬有玉磬石磬又有笙磬頌磬特磬編磬之名書益稷篇戛

擊鳴球禮記明堂位拊搏拊玉磬左傳成二年紀甗玉磬此玉磬也書禹貢泗濱浮磬禮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此石磬也陳祜曰玉磬天子樂器諸侯當擊石磬故郊特牲以擊玉磬爲諸侯之僭禮周禮春官眡瞭掌凡樂擊笙磬頌磬註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功也禮明堂位叔之離磬陳用之曰此特懸之磬也樂經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懸大磬配鎛鐘者也新安陳氏曰特專也專擊磬曰特磬三禮圖磬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笋簴謂之編磬孔子所擊疑是石磬而編者也

荷蕢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

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具以自食其力也易林荷蕢隱居以避亂傾終身不仕遂其潔清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

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

按集註於子貢問士章釋硜硜云小石之堅確者此則云石聲亦專確之意亦字遙承前註來證本樂記石聲磬註磬作硜說文云樂石也小石堅確以質言小字對下小人石聲專確以聲言與上擊磬相照兩解各有深意

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

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下爲揭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韓詩至心爲厲說文厲作砅履石渡水也

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

禮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

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書(說命)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高宗商王武丁也

(史記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巖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通鑑前編)戊子三十有二祀鬼方無道興師往伐三年克之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說苑)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脩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宗之也

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禮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云柱楣所謂諒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任頂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朱子或問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于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

白虎通崩薨篇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崩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為言奄也奄然亡也

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

周禮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太宰

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白虎通爵篇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鄭目錄冢大也宰者官也象天所立之官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總御衆官不司一官之事也

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禮禮運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

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

白虎通姓名篇姓所以有百者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

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

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禮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此體信達順之道

禮禮運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地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

論語類考壤原憲之族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禮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夷蹲踞也

雙峯饒氏曰鴟鳥好蹲故謂之蹲鴟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蹲也〔莊子外物篇〕蹲乎會稽〔後漢書蔡傳〕蹲夷踞肆〔大戴禮〕獨處而踞〔左傳〕襄二十四年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踞坐其上也〔前漢陳餘傳〕高祖箕踞詈甚傲之箕踞申兩腳其形如箕

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朱子或問〕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云闕黨童子豈即斯人歟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

〔新序〕孔子居於闕黨闕黨之童子吹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四書釋地〕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緣魯恭王徙魯于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爲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顔氏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是魯兩觀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外朝之地哉〔宋犖〕尊答閻徵君書顧寧人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在周康王二十一年至定哀已越五百歲鮮有久而不毀者亦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云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寧人之說未爲誤矣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氏族畧〕闕氏風俗通謂闕黨童子之後

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禮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尊長于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寢則坐而將命

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

禮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